

庫文作創
(四)

西柳集

吳組緬

上海生活書店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

序

在學校裏讀書，生活很是乾枯，每喜於閒暇時候，自己練習作文。近來因為家境不好，度日頗難，就把所寫的東西中說故事的那一類約略加以挑選，集成這個冊子發賣。

這裏收集的幾篇東西，有的似乎是小說，有的其實不是；但都多少說了點故事。內容的五顏六色，正展露着現代一個知識青年如我者之真實的靈魂。寫法和所用的文字底調子，也都不甚相同。那是因為自己還在練習的原故。

各篇次序都是依照寫作的先後編排的。前面幾篇，實在幼稚得見不得人；後面幾篇稍稍進益了一點子。本想好好挑選一下的；苦於寫的不多，經不起嚴格的挑選。但願不久能有較裕的時間，再用心寫點像樣的出來。

這本可憐的東西的出版，及其中大部分的寫成，都是幾位師友提攜鼓舞的力量。我永遠不能忘記。

吳組綸於北平西柳村

一九三四，二，二十五。

目次

離家的前夜·····	一
兩隻小麻雀·····	一九
梔子花·····	三五
金小姐與雪姑娘·····	八七
官官補品·····	二五
蕉竹山房·····	一六三
黃昏·····	一八四

肥字金銀花	107
一千八百担	111
天下太平	115

離家的前夜

堂廳裏黑漆漆地，右邊屋子的耳門虛掩着，由門縫裏射出一線燈光。蝶坐在藤沙發上，我坐在她旁邊。兩個人都屏息着向屋子裏傾聽。

「乖，寶寶，吃奶奶。吃奶奶。」那個新僱來的奶媽溫慈地說着。

「呵呵呵……」鳩子又悽惶地哭起來了。

「哦，不吃，不吃。……乖乖，別哭，別哭。」奶媽說。

鴿子不哭了，蝶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

我蹣手蹣腳地走到耳門旁，貼着一隻眼睛向屋裏瞧：坐在桌旁的是母親，她皺着眉頭，臉上泛着一點怒怨，一手抱着鴿子。鴿子凝着她靈活的小眼，注視着燈火。淚掛在小頰上，時時搖動着頭，發出哭後的啾嚶。奶娘依在旁邊，在桌上轉着銅子。一共三個銅子在轉，奶娘的手很靈捷，倒了這個，又轉起那個。

「鴿，好玩呀，嚶！……」奶娘一邊忙着轉銅子，一邊笑着逗鴿子。

「嗯，嚶，……」鴿子把小手指着在轉的銅子，很高興地啾呀着。

『噫，噫，……鳩也轉，鳩也轉。』奶娘由母親手裏抱過鳩子來，把銅子給了她，說：『奶娘真疼你呢，小寶寶，你自己轉。』

鳩子把奶娘那張陌生的臉注視了一回，忽然又若有所感地哇的一聲哭起來了。

我回到原來的地方坐下，也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

『怎麼樣？』蝶低聲地問我。

『不成功，她不要她呢！』

蝶正打算再說什麼，忽然屋裏傳出母親的話聲：

『那個女人不是生兒育女的！現在的世界不同了啦，要讀書，——結了婚還要讀書，生了孩子還要讀書！真是新花樣，女人讀書有

什麼用！……』

『少奶奶畢了業，會當女教習先生，賺錢來孝敬你老人家呢！』

『我也有這福氣！女人畢業幹什麼用！……這種狠心的人，自己的血肉呀，你看，忍心把她磨得這樣可憐！……那個女人不是生兒育女的！』

『媽，媽，媽，媽，……』鴿子淒楚的稚音喊着。

『寶寶，這是你的媽呀！』母親的聲音又變慈和了：『那個狠心的媽不要你了，你還念她作什麼？——寶寶，乖乖。真是可憐呢，今天下午自你來了以後，一口奶奶也沒有吃。真是可憐的孩子！犯了什麼法，叫人受餓罪！』

「鳩，嚶，多好玩呀！」奶媽說。銅子又在桌上轉起來了。

「娶什麼女學生！我早就說女學生是要不得的。女學生是一朵花呀，擺在那裏給人賞賞讚讚的呀！還抱孩子，抱孩子不是做苦工？」

「赫赫，赫！……」我無可奈何地笑起來了。

「你還笑！」蝶的聲音分明含着淚。

「媽，媽，媽，……呵呵！……」鳩子又淒切地哭喊着了。

「餓了啦！」母親喊着說。

「小寶寶，吃奶奶，真好吃呀！」奶媽又在逗鳩子。

「呵呵，……」鳩子哭得更利害了。

蝶站起來，很快地推開門，走進屋子裏去了。我也茫然地跟了她

進去。

鴿子張開小口，眼淚果真成串地在腮上流着。母親說：『媽來了，媽來了！』她看見蝶，張開手，使勁地向她懷裏撲過來。口裏親熱地喊着：『媽，媽，媽，』淚還不住地向下滾。

『真是活冤家！』蝶紅暈着眼眶說：『乖，不許哭了！』

鴿子果真不哭了，把小手在蝶的胸前亂抓着，親熱地撒着嬌。蝶把鈕扣解開，露出乳來，可憐的孩子！她餓急急地含住了一只，又用手撫弄着另一只。但是淒淒切切地，又接二連三地搖動小頭，發出啾啾的餘聲。

『你看可憐不可憐？』母親很感動地嘆息着。

「真是癡東西！」蝶用手帕替鳩子拭了淚，撫摩着她柔茵的頭髮，半似自語，半似教訓地道：「只要有奶奶吃就得了，還要擇東揀西的！假使你媽死了呢，你不活了？」

「說得真好聽！」母親又怒又笑地說。

此時大家都無聲了，那個奶娘無事可做，覷覷覷覷地在搓着兩手。我看她，正是一位和蝶年紀相似，二十歲上下的女人，雖穿着鄉土氣的布衣，却很整齊潔淨。燈光照着她半邊豐滿的面龐：「留海」的額髮拂着烏亮的眼，緋紅的腮，猶泛着一點少女嬌媚。但那兩隻由澆薄的單樹掩着的胸前高高地聳起的乳峯，却把她的少女風韻整個地毀壞了。

我又望了望蝶，別有所思的嘆了一口氣。

鳩子含着奶，已在蝶的懷裏睡着了。

『可憐的孩子，』母親輕鬆地挺了挺腰說：『餓了，又哭得疲倦了，現在一吃飽，不就睡熟了？真是可憐的！』

蝶抱鳩子到我們自己的新房裏去。母親也打算去睡了，招呼姑娘，今晚權且在她屋裏睡一宵，到明天再說。

我走回臥室裏，蝶躺在籐椅上，一隻腳踏搖着鳩子的搖籃，側着身向裏面，把抽抽咽咽的哭泣代替了她的催眠歌。

『又哭了，有什麼值得哭的呢？快到一歲的孩子，那裏這麼容易換奶？——慢慢地，說不定明天和奶娘混熟了，就肯吃她的奶了。』

『她不吃，她自己上當！』蝶哽咽着嗓子發氣地說：『我是一定要出去的，我難道就這樣完了不成！』

一位正在絢爛的青春中的姑娘，火焰在她的心內熊熊地燃燒，希望在她的目前美麗地閃爍。蝶並不是一個例外的女子。她所需要的也是活躍的，前進的，充實的，現代的生活。在這沒落的封建鄉村裏，在這寂寞古舊的家庭裏，她怎能過得下去？蝶說：『在校裏讀書的時候，終天是多麼適意？現在則只有孩子的尿臭和奶香，直挺挺地立着的家具，一切空虛的，死靜的氛圍來充實我的感官。我是活活的人；我不能死死地埋掩在這古墓裏！』

我愛她，我完全同情她。

次日早晨醒來的時候，房裏冷悄悄地。蝶不知幾時已起身，鴿子也不在搖籃裏了。我懶懶地穿好衣服，找到後面廚房裏，纔看見蝶捧着碗在吃什麼。昨天的那一層愁雲，早從她的臉上消散了。

『你起來了？』她含笑地跑近我。

『你吃的什麼東西？』

『肝，醋炒豬肝，怪難吃的。』她皺着眉頭，撒嬌地搖着頭說。

『吃這個幹什麼用？』

『止奶呢！』她高興地說：『鴿子吃奶娘的奶了。今天一起身，奶娘來抱她，她就要她抱。我叫奶娘抱她到無人的地方去。奶娘抱她

到前面大廳上，和她玩了一回，果真就肯吃她的奶了。吃了奶，又玩了好久，一次也沒有哭。現在我叫奶娘抱到她自己家裏去了。」

『我知道熟稔了就會吃她奶的，昨天你偏要那麼急！』

『這樣子，我倆明天就動身。』她一時真高興。

『好，只要你願意。』

那奶娘聲明她不能住在我家抱孩子，因為她丈夫在外面做生意，她要在家裏料理，是離不得家的。所以孩子只有抱到她自己家裏去養育。好在都同在一個村裏，自然可以時常來來去去。我們也都答應了。

『不知道她家裏清潔不清潔？鄰居怎麼樣？屋舍怎麼樣？』我

說。

『下午我要去的。我要送鳩子的衣服，什物去。』蝶一邊回答我，一邊又和女傭人說：『張媽，你先去看看她在那裏登得慣登不慣？哭不哭？現在在那裏作什麼？奶娘待她怎麼樣？』

『你自己去一去也好。』我說。

『可是現在我不敢去；去了，她會不要奶娘了。——到晚上，我不見她面，偷偷地去看看情形。』蝶說着眼就紅了。

蝶中飯也不吃，忙着把鳩子的衣服，玩具和零星東西打點了一箱又一包；又忙着把我們自己的行李書籍理好。她臉色蒼白得可憐，眼也變得鈍滯了，泛着淒清的弱光。然而剛纔她並不是這樣子的。